



龙志毅散文选

龙志毅 著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北京出版社

I267
1680

龙志毅散文选

龙志毅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龙志毅散文集

著 作 人： 龙志毅
责任编辑： 莫贵阳
封面设计： 邹刚
技术设计： 施德端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电 话： 6828570
发 行：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8.7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1998 年 1 月贵阳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4561-5/I·998
定 价： 18.00 元

自序

出版一本书总要有一篇序,这是常规。据我所知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请人写特别是请名家写,另一种是自己写,叫自序,各有其利弊。请名家写序可以提高作品的知名度。自己写也有好处:自己的作品自己最熟悉,谈起来自由。我的散文选集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考虑,决定采用自序的办法。自己写序也有缺点,对一些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作品,只便于谈感想而不便于褒扬,否则便有自我吹嘘之嫌了。好在一篇作品或一本书最终裁判是读者而不是作者本人。工业上有一句时髦的术语:“用户是上帝”,把它借用过来,读者也就是上帝了,那么作品的优劣也就只能由“上帝”(读者)来评判了。在这篇自序里我只想将这些散文的概况向读者作一些必要而又简单的介绍。

这本集子里共收入五十篇作品。其中除《八旗亭怀古》一文写于八十年代初期之外,其余都是在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十二年间的选录。之所以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虽然写作散文的时间不短,但比较满意的作品还是这一时间的居多。二是

我很早便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生活和工作上的事都记得比较详细。例如集子中收集的《特殊的年月》，便是从一九六一年的日记中摘抄整理出来的。一九八五年之后工作很繁忙，日记只能断断续续地坚持乃至终于全部停止了。但生活中可写可记的事很多，它们常常激发起写作的冲动，作为日记停写的补救，便每年有了一批散文“问世”，多者年产七八篇，少者四五篇。而这些作品都是在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的间隙中挤出来的，因此，粗糙便是难免的了。写作的动机是为生活留下一点痕迹，其他的事考虑不多，也不想沽名钓誉，至于客观上是否会有一点“社会效益”，正如前面所说，得由读者来评说。

这五十篇作品大部分只在报刊上发表而没有收入过集子，少部分过去曾收入集子出版，这次又因是散文而且是比较满意的散文，抽出来进入散文选集。汇集成册时，我既没有按写作的时间分先后，也没有按个人的喜爱分先后，而是大体上按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题名为《梦幻踪迹》，共二十三篇，为全集最多的部分。二十余篇散文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为旧地重游，感事怀人，往事悠悠，如梦如幻，情牵意联，以回云南所写的几篇为代表。一九八八年初回昆明探亲过春节，共约一个星期。节前节后应酬颇多，除夕的下午乘家里人在准备年夜饭，我抽空由云南大学的前门进后门出，经过四十年代的旧居去看望了已经面貌全非的莲花池。那是一个具有昆明特色的冬日，天空万里无云，茶花、樱花已争相吐艳，平添了感时怀旧的气氛。当我沿着云南大学那高高的石阶登上会泽院的平台时，我好像一下子便回到了年轻时代，然而三十八年的时间却已经过去了。感慨激动不已，后来又去西山看了新落成的聂耳墓，回来后便一口气写了《高高的会泽院》、《莲花池畔》和《聂耳墓前》三篇散文。又如一九九〇年回昆明参加母校天祥中学五十

周年大庆,见到许多将近四十年没有见过面的老同学,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一个个已成了“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的老头子和老太婆了。相谈之下各人几十年的经历千差万别,感慨万千,后来便写了那篇《非梦非烟少年事》。“非梦非烟少年事,如雕如刻在心房。重逢噓噓惊人老,对语切切叹沧桑”却是当时的心情写照。这类作品别人如何评论是另一回事,但它们最牵动我的感情。当然,一些同学老友大概也是喜欢的。《非梦非烟少年事》中“重逢噓噓惊人老”一句,我原写为“重逢唏噓惊人老”,一位老同学看后建议改唏为噓,即噓噓,便于和下句的“对语切切”对仗,我接受了。这类作品中的另一部分虽然不是旧地重游和旧友重逢而引发的创作,但同样是因情而发者。例如《苏轼遗迹追寻记》,我确实是带着浓烈的感情写出来的。在报刊发表之后,如今再翻出来看看,当年“追寻”的情景也已成了如幻如梦般的往事,因此,也将它们归入这类作品之中。总而言之,这类作品是以抒发个人感情为主的。

第二部分题名《览胜怀古》,则与前面部分相反,是以写景为主,触景生情也兼而有一些议论和感慨。或发古之幽思,或触及现实而有所感。这里面的许多作品,如《黄山风云》、《林碑》、《古调与新曲》等等,我个人都比较喜爱。在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登雷公山记》和《雾中宽阔水》这两篇览我省之胜的短文。雷公山众所周知是苗岭山脉的主峰,曾听过有关它的种种传说,但到贵州几十年,那次登雷公山还是第一回。它给我的感觉十分突出,就自然景观而言它绝不亚于我曾经去过的名闻中外的一些名山(那时还没去过黄山),它之所以至今默默无闻,一是交通环节所至,二是缺少人文景观相匹配。因有感而写了那篇登山记,实际上是一种呼吁和宣传,想为提高贵州丰富的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尽一点力罢了。《雾中宽阔水》亦然,在欣赏其原始森林的自然之美的同时,更感慨于那“水库”的命名。在大山深谷之中,茂密的原始森林之内,清澈见底的山

溪尽头，突然闪出这么一片碧玉般的水面，能与各种各样的“天池”相比美的令人神往的水面，我们不会在它身上作文章，却老老实实地给它取了个“水库”的名字。这也是一种呼吁：请珍惜和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赐给。

第三部分题名《秋云淡影》，主要是写人。写人大约也是散文的一种功能吧，但我写得不多。这次只收入六篇涉及七人，还有一些没有收入，有的写得很早，曾在昆明的报刊上发表，现在也无法找到了。现在收入的六篇之所以取名《秋云淡影》，有两个原因，一是所写七人除刘兴文烈士牺牲时年仅二十岁和李淑彬为中年妇女外，其余均为老人，有二人是他们去世之际的纪念文章。二是并非报告文学更不是传记，只是写了一个侧面，淡淡的影子，淡淡的记忆，也可以说淡淡的情思。淡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内心的感情却还是很浓烈的。就以《淡淡的记忆》中的刘浩来说，他是我的一位亲戚，我从小在昆明念书时便认识他，以后他去了延安又去了东北，曾经风云一时。有关东北解放的史料和电影电视中有他的名字。但后半生却历尽坎坷，成了一位孤独的老人。我是在接到那已经过时的讣文后感慨之下写了那篇文章的。其余几篇大体亦然，一句话是情感的产物。

第四部分题名《琐谈絮语》，其内容主要是书序、书评和刊物前言等，内容较杂。之所以将它们收入散文集，是因为其内容虽属论述性文章，但基本上是采用散文式的文体来写的。这类文章因受人之托我写得较多，只收入五篇，自然是经过挑选后比较满意的了，或者也可以将它叫这本散文集的附录吧。

要说的话基本上说完了，“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如果连自己都不满意，自然就不会将它们收入到集子之中了。但实际情况如何，前面已说过读者是最有权威的评判者。读者中也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果是那样，对作者来说绝非坏事。在草拟这篇短

序的过程中传来消息,收集在《省城轶事》也收入本集的《聂耳墓前》、《苏轼遗迹追寻记》等十余篇散文,最近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共同举办的第五届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对作者来说这无疑是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同时增强了对这本集子的信心。

龙志毅

1998年元月



目 录

梦幻踪迹

聂耳墓前	1
苏轼遗迹追寻记	4
高高的会泽院	9
休闲北戴河	12
中国文学馆见闻	16
非梦非烟少年事	20
莲花池畔	24
淡青色的梦及其他	28
夜访昭通城	32
特殊的年月	36
征南将军的后裔	50
重访罗悃	54
下乡拜年记	60

花开时节又逢君	65
滇西行	69
从招堤到则戎	76
炎黄子孙	81
大山的希望	88
三人行	92
启蒙的一课	96
啊，扁担山	102
山花人山花情	105
似曾相识燕归来	109
昭通三日行	112

览 胜 怀 古

黄山风云	121
林碑	125
登雷公山记	129
逼上红岩观“天书”	133
古今多少事	137
古调与新曲	147
花溪的文化内涵	152
井冈山的脚印	156
火焰山下	160
八旗亭怀古	166
雾中宽阔水	170
青冢黄昏	174

草海咏叹调	178
漫游“孔家店”	183
象祠遗址寻觅记	189

秋 云 淡 影

记蹇老二三事	195
两位彝族老人	198
淡淡的记忆	204
李淑彬现象	208
我想起了刘兴文	213
土改根子	217

琐 谈 絮 语

新时期需要杂文	223
为发展贵州旅游效劳	226
王阳明与奢香后人	230
宣传贵州的两本好书	234
为《文史天地》创刊进言	238

梦幻踪迹

前友好(自然都是穷朋友了)集资捐赠的。看了聂耳简陋的墓,心里很觉得不是滋味。

回到学校之后,那莫明的气愤不平还在继续牵动着我的感情。冲动之下我便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段话:“看了伟大音乐家聂耳的墓,心中愤愤不平。如果有一天我的能力办得到,一定将这块地方辟为中国音乐的圣地……”这当然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冲动和幻想罢了。其实那所谓的“能力”指的是什么?权还是钱?自然连自己也模模糊糊,根本没有多去想它,有趣的是,那日记本子竟然一直保存下来了。昆明解放初期,我在云南大学奉调去重庆学习。便将个人的一些“密件”,自然也包括那日记本子交给一个同学好友保管。当时组织上谈话时说的是学完后还要回云南的,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转眼便到了一九五二年。那位替我保管“密件”的同学大学毕业分配北京工作,趁路过贵阳的机会“完璧归赵”,完成了他的保管任务。记得那时正是“三、五反”之后“清理思想”的阶段,正好为自己批判“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思想找到了活生生的材料。当然,完全是在自觉的基础上,自我交待和自我剖白的。

一恍眼又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去北京参加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也就是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与会人员时作了“老九不能走”的有名讲话的那次会议。八月五日会议结束,正当河南发大水火车停开,从北京到贵阳的民航班机既少又不可靠。我们一行七人便改乘飞机到昆明,并请云南的同志为我们买好了当晚回贵阳的火车票。下午三点过钟到昆明,虽然只有几个钟头的停留,主人还是盛情地邀我们去游了西山。由于时间短,只匆匆地看了看龙门和华亭寺。屈指一算,离最近的一次游西山已整整二十六年了。晚上当六十次快车离开昆明向贵州急驰时,回想到重游西山的心情,感慨系之,许久不能入睡。借着车厢内的灯光,在香烟盒上写下了这么几句:“一别名山二十六年,足迹依稀云树间,

无边遐想聂耳墓，纵情嬉戏孝牛泉。古寺漫谈多壮语，龙门远眺喜峰烟。狂言虽堪成笑柄，诚心犹固更无前。”虽然没有诗味，却也是怀旧感时的真情流露。

俱往矣。

当我们在新迁建的聂耳墓址——太华寺附近的空地下了车，沿着那象征聂耳二十四岁生命的二十四级石阶缓步拾级而上时，一座雄伟、壮观的墓园展现在我的眼前。迎面是一尊乳白色大理石的聂耳全身像。他身着披风，面对滇池，神采奕奕。墓园呈云南民间乐器月琴型，墓室位于琴盘的发音孔处。墨石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一行大字。墓前横放着一白色大理石花环。整个墓园共分三层，占地数百平方米，临海（滇池）依山，周围苍松挺拔，翠柏森森，十分幽静。墓园左壁的大理石上刻有郭沫若一九五四年撰写的墓志铭，开头两句是：“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墓园右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当年田汉参加聂耳追悼会时写的一首七言律诗，末尾两句是：“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尽人皆知，田汉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在那以后的十余年间，《义勇军进行曲》和聂耳的其他革命歌曲，成了激励人民奋起抗日和争取解放的进军号声，可以说诗人的愿望是实现了。

面对庄严、恢弘的墓园，我不由感慨系之，眼前的聂耳墓与聂耳这个名字终于相称了，“圣地”的幻想，竟已变成了现实。好笑的是，当年竟会产生出以个人之力开辟“圣地”的幼稚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年轻人总难免易于冲动，而冲动又难免转化为狂妄，即：不知天高地厚。我想，有那么一点冲动乃至狂妄，并不都是坏事，也未可知。

苏轼遗迹追寻记

在成都出席一个会议之后，根据主人的盛情安排，偷得浮生一日闲，我们来到了山明水秀之乡、人杰地灵之境的乐山市。

这地方可看的名胜古迹很多：有位于古沫水和若水的交汇处，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嵋山；近年扬名中外神秘色彩极浓的卧佛山；早已扬名中外踞于卧佛山怀抱之中的乐山大佛；郭沫若的出生地沙湾；眉山的“三苏祠”等等。由于时间有限，向往已久的“三苏祠”安排在回程途中，而且只能是匆匆一瞥。

匆匆一瞥也算了却一桩夙愿。我喜欢苏轼的诗词和他的性格，崇敬他的为人。凡是苏轼落过脚的地方，只要有机会总想去看看。最早的一次是在杭州。虽然早知道苏轼曾先后两次在杭州做过官，但他在杭州留下多少遗迹却不清楚，也没时间去探询。唯有那有名的苏堤就在我们开会居住的杭州饭店对面。每天清晨，迎着早春的微风在堤上跑步，入夜约上三两人，踏着灯火明月，漫步于长堤，耳畔总会不期然地萦回着苏氏的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顿时将人送入那磅礴、飘逸、奔放的